

江南明月夜,更有踏歌彩云桥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仲富兰

中秋,是华夏民族岁时节日系统中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民俗节日。中秋节最核心的起源要素,是从上古时代就有的月神信仰衍变而来的敬月习俗,以及流传几千年的祭月之风,它实际上是华夏民族的“祭月之节”,这个节日保存着先民古老的天地人 and 的哲学思考,蕴含着华夏子孙生生不息的敬月信仰。《尚书·尧典》中有“宵中,星虚,以殷仲秋”的记载,《周礼》有“中秋献良裘”“中秋夜迎寒”的说法,但那时的“中秋”只是单纯的月令时间,并无节日之意。中秋成为节日,是唐宋以后的事。嫦娥奔月、金蟾玉兔、吴刚折桂的美好传说,还有月饼起源与元末起义之事等等,无一不是附着在中秋节上面的美丽传说。这些美好传说与故事,又进一步丰富了中秋节的文化内涵。

阖家团圆“斋月供”

流行在吴地的中秋“斋月供”习俗,是“祭月”的别称。祭拜月神(民间也叫太阴星主、月姑、月宫娘娘),曾经在中秋节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明清以后,人们中秋祭月时功利因素渐增,在祭拜时祈求的是一些老百姓希望的发财平安、身体健康之类。

吴地八月十五晚上,醉美中秋月,家家户户都会朝月出的方向,在天井或院子里搭起神台、摆好瓶花、香案、焚香点燃,设下供案,陈列一些应时的瓜果,再加上清茶、素油、月饼、糖果等祭品,等月亮升起,讲究一点的还特别用江南“水八仙”供月,例如,供上“子孙藕”(带有大小分枝的莲藕,寓意合家欢聚、子孙绵延、兴旺发达等美好祝愿)、“和合莲”(籽粒饱满、没有缺失的莲蓬,寓意吉祥圆满)、糖芋艿、红菱、芡实(俗称鸡头米),还有石榴、栗子、团子等。当然,家家户户供上月饼也是必需的。华夏祭礼讲究“祭如在”,中秋祭月关键是向月神示敬,天气因素不是关键。中秋无月甚至下雨,都可以祭月。凡是月光能照射之处,都可以举行,如遇阴天,可以向月亮的方位摆放祭桌。

晚清上海人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有竹枝词云:“月盈良夜坐凭楼,无限明辉舜远眸。庭院开尊延赏处,二分秋色到中秋”,生动地描绘了老上海“斋月供”的生动情景。祭祀仪式结束后,就将各种供品撤去,将莲藕



瓜果等分予众人,一家人团团圆圆围坐在一起赏月,吃月饼,殷实一点的人家,再斟一杯酒,许下对未来的美好祝愿,显得祥和而惬意。阖家团圆祭“斋月供”的同时,一家人在一起谈笑风生,还会饶有兴致地打赌预测来年元宵节的天气,有“八月十五云遮月,来岁元宵雨打灯”之句。当然,有钱的大户人家,还会借斋月供时,在院子里或家门口陈列一些博古的小工艺品,如盘、盆、台、桌、博具乐器、仪仗之物等,既是置放祭月供品所需,又小小地显摆一下自家实力。

焚月光纸和烧香斗

月光纸,其实是由早期纯道教色彩的以太阴星君为主的月神演变成成为佛、道、儒交融的月光菩萨、太阴星君与捣药玉兔同框的世俗纸质画像。北方人称为“月光马儿”,也被称为“免儿爷马”“月宫马”,《燕京岁时记》云:“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顶有二旗,作红绿,色或黄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吴地江南人称之为“月光纸”,在家人一起举行祭月仪式时,家中妇女们设下香案,摆供水

果、点燃、焚香、行礼、祭月、拜月完毕,与事先准备好的千张纸钱、金银元宝等一起焚烧恭敬送走。这个习俗谓之“焚月光纸”,祭拜月神,祛邪祈福。

与此同时,江南吴地还有“烧香斗”的习俗,烧香斗,也叫“烧斗香”,就是用细香做成的形状似斗的香。中秋“烧斗香”是上海及江南地区中秋节最热闹和隆重的仪式。香斗一般是由香烛店制作的,形状四方似斗,上大小,大的四周各宽有二尺多。香斗四周糊着纱绢,绘有月宫亭台楼阁等图画,也有的香斗用线香编绕而成,斗中插有纸扎的龙门魁星以及彩色旗旌等装饰,“斗香”扎成三层,香排列整齐,每层还插上小红旗,扎好后看起来很壮观。烧香斗,有为家人科举夺魁祈福之意。清人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中秋赏月竞开筵,月饼堆盘月样圆。礼斗香还烧大斗,南园向最盛香烟。”说的就是这种情景。

“踏月”之夜走三桥

在江南水乡,中秋夜水中看月,也是中秋节之夜的民俗活动之一。苏州有“石湖看串月”,老上海有“石梁夜月”,毫无例外地成为江南中秋夜的保留节目。老上海的“陆家桥”,指的是明代弘治年间进士陆深捐资

建造的石桥,又叫作“万云桥”“学士桥”,桥身高二十四级,有环洞三只,中秋夜月影斜穿环洞投到水面被叫作“串月”,成为一处胜景,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观看。苏州的“石湖看串月”,也是指月亮偏西时洒下的光辉透过了九个环洞,直照北面的水面上。这时,波光粼粼,在石湖水面上可以看到一串月亮的影子。为了看这一一年一度的胜景,大批游客近悦远来,租船、占位置,等待“串月”的出现。“夜半潮声看串月,几人醉倚望河亭”。

老上海中秋节之夜还流行“踏月”之俗。踏月,也叫“走月亮”“走百病”。王韬《瀛隰杂志》说:“夜间妇女盛妆出游,互相往还,或随喜园亭,人静更阑,犹婆娑月下,谓之‘踏月’”;宝山人周兆鱼《潜溪杂咏》也写道:“走过三桥月露重,凉痕怕洒藕丝裙。”看来,走月亮是女子中秋之夜的保留节目了。苏州的同里古镇,一定要走太平桥、吉利桥和长庆桥三桥,因为它有这样的寓意,民众俗信通过走月亮的方式可以除病延年。清袁学澜有《姑苏竹枝词》专来形容这一民俗:“中秋共把斗香烧,姊妹邻家举手邀。联袂同游明月巷,踏歌还度彩云桥。”夜空晴朗,经过精心打扮的妇女们一道出门,迎着染桂花香的秋风默默向月亮女神倾诉心愿。这种习俗,就是在今天也很有诗意。



事》也称“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观看弄潮与水军演习的不仅有普通百姓,更有帝王将相。南宋吴玠的《醉江月·观潮应制》中就描绘了宋孝宗与太上皇高宗观赏钱塘秋涛及水军演习的情景。可见,钱塘观潮活动广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堪称当时最具号召力的城市民俗文化活动。

元明清时期,由于地势变化,钱塘秋潮的最佳观赏点由杭州转移到了海宁。自此,钱塘潮又被称为海宁潮。名称虽变,而人们的观潮兴致不减。清前期,钱塘观潮、弄潮活动仍旧流行。郑燮的《弄潮曲》中就有“钱塘小儿学弄潮,硬戴长帽捺复梢”的诗句。然而此后有关弄潮的记载则越来越少,甚至消失。这一现象与江南文化中先秦吴越文化基因的影响日益减弱有很大关系。在江南文化由尚武到崇文的演变过程中,吴越人的生活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弄潮活动的群众基础遭到了严重动摇。尽管传统的弄潮活动形式已经消失,但弄潮文化的影响却并未湮灭。“弄潮儿”勇敢进取的形象早已深深扎根在江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江南文化的一个形象符号。

近年来,人们在钱塘潮文化的传承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自2009年起,杭州市每年都在中秋前后举办钱塘江国际冲浪对抗赛和冲浪嘉年华活动,为具有千年历史的钱塘观潮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冲浪高手。中秋将至,2019年钱塘江国际冲浪对抗赛也即将拉开帷幕。伴随着选手们的精彩竞技,钱塘观潮这一古老的江南民俗活动正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

稻田里的游戏



作家 周华诚

到稻田去的时候,只觉得莫名愉快。一个人带着相机,悄悄地,趁着太阳还挂在西边矮山头,余晖仍洒向田野——正是好时候,这会儿红蜻蜓在稻田上空密集飞舞,蝉鸣已不再声嘶力竭,小山雀在乌桕树上叫个不停,还有各种各样的飞虫,在稻田上飞来飞去,我纳闷小飞虫不知道此时正是危机时刻吗,所有的敌人都在虎视眈眈——青蛙,飞鸟,甚至蜘蛛。

我在稻叶丛中蹲下身来,守株待兔,看一只青蛙如何收拾一只青虫,一只蜘蛛如何请君入瓮,还有红蜻蜓为什么飞得这样欢快,童年时候遇见你是在哪一天。

在田间无所事事的时光成为一种享受。因此我是一个南辕北辙的农民。到了秋天稻谷成熟,我们家的田并不显现出一派沉甸甸的丰收景象,至少很多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家的水稻产量不如邻居家的。邻居家的一串一串稻穗就像一咕哪一咕哪的葡萄,我们家的水稻此时还伸着执拗的脖子,青筋暴怒,像个愤青。我算是明白了,底气不足的人容易愤怒,以壮声色。不过老实说,水稻长成这样我也不觉得丢脸,我们少施化肥、少用农药,谷粒奉与虫子、飞鸟同享,能有如此收获,吾心甚慰,君不见,我在这片稻田还收获此等悠然自得的美好时光吗?

若以游戏之心来看待劳作,则农事也不再辛劳,这是我的观点。虽难免偏颇,而我亦早就是一介偏颇之夫。

收割之季,我在群里呼朋唤友,来玩呀,来玩呀!结果,朋友们带着娃,开着车,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至,把我村一条主干道都给堵了。村人没见过这么大阵势,老人颤颤巍巍来问:娃子你家办什么喜事?我说,获稻之喜。

居然真有那么多人,都是奔着“玩”来的——并没有指责我忽悠大家来帮看干农活,现在城市里的人离自然太远了,偶尔去趟街心公园就觉得亲近了一回大自然。其实大自然离你还很远。在街心公园的两棵树中间仰头,闭眼,深吸一口气,就露出享受的神情——不过是狠狠吸进两口汽车尾气。而在我乡下,那么充足的纯净空气,没有人来吸,十分浪费。我觉得吧,大家即便是来到我的稻田挥汗如雨,那也是值得的,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玩”过——真的,你何尝这样脱了鞋袜、放开束缚,丢掉身段,挥洒自如,参与到一场游戏当中?

一位叫盛龙忠的摄影家在我们家稻田开了一次摄影展。在一场收割劳作开始之前,他从行囊里掏出冲洗放大的照片,郑重地布展——把照片一张张夹在稻穗上。那些照片是他好几次偷偷到稻田里拍摄所得,从5月到10月,水稻生长,他看见了一片稻田的时光流逝。这样的稻田摄影展,大概是全中国算首次吧——时间如此之短,展览时间不过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把展览撤了,然后把水稻撒倒在地;规模如此之小,观者不过五六十人,如果要加上飞鸟与蜘蛛,亦不过百;仪式如此素朴,居然没有领导讲话,只有一位稻田大学校长——括弧我爹,又着腰乐呵呵地笑着说“拍得真好”,因为照片上的人正是他自己呀。

又有一年春天,我们在田里插秧,二三十个孩子,从幼儿园到中学的都有,纷纷坐在田埂上画画。有的孩子画完,就蹦到田间去,泥水飞溅,孩子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泥水中间。还有一个孩子,当我们把田间的空隙都插满了秧,他还不舍得离去,田间水光映着天光,远处青山空蒙一片,四野宁静,一个孩子站在天地之间,草木飘摇,我觉得他仿佛就是小时候的我了。

水稻收割,多在寒露前后,村人们打板栗、挖番薯、摘南瓜,收获各样的果实。我们在田间收割,第一个人拿着镰刀下田,大家陆续走到田野中间,收割600株水稻(居然只有600株,而我们有六十多人);直到把水稻收割完毕,脱粒,稻草扎成把,人群散去,稻田归于宁静——有一台摄像机从头至尾记录了这一切。这58分钟的收割过程,后来制作成一部只有15秒钟的动画。这是一次稻田里的艺术实践,每一个来到田间劳作的人都是这部艺术作品的作者,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们看见时间的流逝,看见春天秧苗青青,雾蒙蒙,秋天水稻金黄,天空高远,再过不久就是冬天,稻田荒凉而寒冷,万物凝固,直到又一个春天来临。时间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唯有人生在这里流逝。这样的一次稻田的劳作,使我们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我们的时间是如何虚度,想到爱,想到世间珍贵的事物怎样离我们而去……就这样,一片稻田,以令人忧伤的方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一位叫钉子的油画家来到稻田,他背着画架和各色颜料,在田埂上创作了一幅作品。一个叫郭玮的北京姑娘来到稻田,低声唱了一首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歌谣。一个我已经记不得名字的伦敦女孩来到稻田,以她自己的方式写下几十行诗句。还有一个阿拉伯语的人类学博士来到稻田,把我写水稻田的一篇文章翻译成鸟爪一样的文字,传播到他自己的国度……

然而,我还是要说,这一切都是游戏。这一片水稻田就是一处游乐场。它并没有多么微言大义的部分。它只负责虫鸣、鸟叫、蜻蜓飞舞、万物生长、冬去春来、周而复始。它向真诚的人敞开怀抱。至于,是不是每个来到稻田的客人,都能看见它最有意义的部分,它沉默不语,亦从不给予提示以及任何保证。

钱江八月,看弄潮儿向涛头立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 滕新贤

“钱江秋涛”自古便是江南一绝。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前后,钱塘潮尤为壮观。元人方行在《登子胥庙因观钱塘江潮》中的“吴越中分两岸开,怒涛千古响奔雷”,形象道出了钱塘秋潮翻江搅海、摧天崩地,令人动魄惊心的气势。

钱塘潮在东汉时期就已形成。而声名远播,却是从东晋时期才开始的。西晋末年,大量人口南渡避乱,钱塘江沿岸得到了充分的开发,为观潮活动达到一定规模奠定了基础。同时,大量饱读诗书且以游山玩水为风尚的世族文人定居于杭州一带。他们观潮作赋,抒发感慨,使得钱塘潮名扬天下。东晋顾恺之就曾作《观涛赋》,为人们生动地描绘了钱塘怒潮“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的震撼景象。

同时,由于汉魏时期最为壮丽的扬州广陵潮规模不断消减,直至完全消失,到唐代,钱塘潮成为人们观潮的不二之选。唐代的钱塘观潮活动规模究竟有多大,今人已无法估算。然而,就《全唐诗》中辑录的近千首咏潮诗来看,当时的观潮活动如火如荼。诗人们甚至对于潮汐规律也相当了解,白居易《咏潮》中有“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人催”等句;刘禹锡的《历阳书事七十韵》中也有“海潮随月大,江水应春生”的诗句。这种对大潮规律的准确把握,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目睹钱塘潮最为壮观的一幕,进而将观潮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伴随着观潮的盛行,各种弄潮活动也应运而生。目前所见最早的钱塘弄潮记载是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中“浙江”的一段文字:“江海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极

大,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潮海触浪,谓之弄潮。”此外,白居易《重题别东楼》也注有“每岁八月迎涛,弄水者悉举旗帜焉”。这表明,至晚在中唐时期,钱塘弄潮就已经成为一项深受人们喜爱的民俗文化活动了。

到宋代,钱塘观潮之风更盛,弄潮活动也更具规模。不少文学家都观赏过钱塘潮,并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其中以北宋潘阆的《酒泉子》最为著名——“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不仅写出了观潮活动的盛况,更展示了弄潮儿高超的技艺。

不过,相对于唐人对弄潮的欣赏,北宋政府及官员们的态度则要保守得多。曾任杭州府事的蔡襄曾作《戒约弄潮文》,斥责弄潮者们“以父母所生之遗体,投鱼龙不测之深渊,自为矜夸,时而沉溺,精魂永沦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滨”,严禁弄潮活动。曾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虽然为钱塘潮的壮观所震撼,但对弄潮活动也持否定态度。其《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称“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批评弄潮儿们重利轻生,不懂得珍爱生命。然而,北宋时期的弄潮活动却并未因这些反对的声音而消失。作为一项民俗活动,弄潮在吴越一带有着众多拥趸,尽管今人提起江南,总会立即联想到充满柔情与诗性的丝竹歌赋,然而在先秦时期,吴越文化却是以尚武为主的。敢于挑战、永不服输可以说是吴越人骨子里的特质。那种向狂暴的大自然发起挑战,在涛声雷动中戏潮弄浪的自豪感是苏轼等内陆文化的传承者们所无法理解和体会的。

南宋时期,都城临安一带商业、手工业高

度发达,城市人口稠密。为满足新兴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官府对弄潮活动很少限制,一些民间组织更将其作为商业演出经营。据吴做《钱塘观潮记》记载,“弄潮之人,率常先一日,立帜通衢,书其名氏以自表。市井之人相与哀金帛张饮,其至观潮日会江上,视登潮之高下者,次第给与之。”周密《武林旧事》则记载,弄潮之时,数百弄潮儿们或“皆披发纹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弄潮结束后,弄潮儿们还可享受到百姓夹道欢迎的荣耀。《梦粱录》就以“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贴贴白旗轻。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描绘了人们热烈迎接弄潮者回城的情形,当时人们对弄潮者们的追捧程度不亚于当今社会的追星。

除民间的弄潮节目外,官府的水军演练也是南宋八月十八日钱塘观潮的重头戏。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有详细记载:“帅府节制水军,教阅水阵,制都押押于潮未来时,下水打阵展旗,百端呈拽,又于水中动鼓吹,前面导引,后抬将官于水面,舟楫分布左右,旗帜满船,上等舞枪火箭,分别交战,试炮放烟,捷追敌舟,火箭群下,烧毁成功,鸣锣放教,赐饷等差。盖因车驾幸禁中观潮,殿庭下视江中,但见军仪于江中整肃部伍,望阙奏舞,声如雷震……”

官府的水军演习,民间的弄潮表演,使得观潮活动高潮迭起,更激发了人们的观潮热情。《梦粱录》载“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平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稍稀矣。十八日盖因帅座出郊,教习节制水挥,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等雇赁作看位观潮”。《武林旧

在江南文化由尚武到崇文的演变过程中,吴越人的生活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传统的弄潮活动形式已经消失,但弄潮文化的影响却并未湮灭。“弄潮儿”勇敢进取的形象早已深深扎根在江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江南文化的一个形象符号